

世
界
名
探
故
事
丛
书

SHIJIE MINGTAN GUSHI

【美国】爱伦·坡等著

C O N G S H U

艾平缩写

莫格街谋杀案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Jian Er Tong Chubanshe

世界名探故事丛书

莫格街谋杀案

MOGEE MOURSHA AN

『美国』爱伦·坡等著

艾平缩写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世界名探故事丛书

莫格街谋杀案

(美国)爱伦·坡等 著

艾 平 等 缩写

刘展国 插图

宫 超 装帧

责任编辑 季一德

美术编辑 吴列平

责任校对 黄 岚

技术编辑 史建平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邮政编码: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中华印刷厂排版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

印张 5

字数 101,000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

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21,000

ISBN7 - 5324 - 3520 - 2/I·1488(儿)

定价:5.00 元



[美国]爱伦·坡

1 莫格街谋杀案

[美国]艾勒里·奎恩

21 荷兰鞋之谜

[美国]达希尔·哈梅特

55 马耳他之鹰

[美国]理查德·哈里斯

89 再见，美国

[美国]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133 红吻痕案件

莫格街 谋杀案

[美国]爱伦·坡
艾平缩写

凡是大力士往往喜欢炫耀自己的膂力，酷嗜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；同样，一个有分析力的人也总是喜欢解开生活中任何疑难的脑力活动。我的法国朋友杜宾就是这样一个富有分析力的人。

那是在十九世纪某一年的春夏之间，我正寓居巴黎，在蒙玛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同杜宾初次相交，因为我们两人凑巧都在寻找同一部珍贵的图书。交谈之下，我对他的博览群书颇感惊讶，尤其是他那海阔天空、生动活跃的想象力更感人肺腑。我们一见如故，在市郊圣杰曼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，一起过着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。

一天，我们正翻着《论坛报》晚刊，看到下面这段新闻，不由给吸引住了。

“离奇血案——今晨三时左右，圣罗克区居民突然被一阵凄厉的尖叫声惊醒，听上去这阵声音是莫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楼传出来的，据称这幢房子由列士巴奈太太和她的女儿独家居住。本来大家打算敲门进去，谁知竟是白忙一阵，最后只得用铁棍撬开大门，于是八九个邻人在两名警察陪同下，一齐进内。此时喊声已停，但正当大家奔上头一层楼梯，又听得两三个人发火争吵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。奔上第二层楼梯，这声音又哑了，一切寂然无声。大家便分头搜寻，赶紧逐间查看。搜到四楼一间大后房，只见房门反锁，便破门闯入，眼前景象惨不忍睹，在场者无不大惊失色，魂飞魄散。

“房内凌乱不堪，家具全遭捣毁，散弃一地。房内仅有一个床架，床垫早已拖开，扔在当中地板上。有柄血污斑斑的剃刀搁在一张椅子上。壁炉上有两三大把花白的长头发，也溅



满鲜血，仿佛是给连根拔起的。从地板上找到四枚拿破仑金币，一只黄玉耳环，三把大银匙，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，两个钱袋，钱袋里装了约莫四千枚金法郎。房内一角有只五斗柜，抽屉全都拉了开来，分明给搜劫过了，不过许多东西照旧放在里头。在床垫底下（不是床架下）找到一只小铁箱。铁箱开着，钥匙还插在匙孔上。里面只有几封旧信，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。

“房里连列士巴奈太太的影子都不见，只在壁炉里发现特别多的煤灰，大家在搜查烟囱。说来可怕，竟从烟囱里拖出了列士巴奈太太女儿的尸体，原来她被人倒栽葱地塞进了这个狭窄的烟囱管里。尸体还没凉呢。仔细一看，只见身上有不少地方擦伤，无疑是硬塞进烟囱管时擦伤的。脸部有不少的抓伤，喉部有深黑的淤伤，还有深深的指甲印，看上去是给扼死的。

“大家将整幢房子上上下下仔细搜遍，并没再发现什么，便走到屋后一个铺砖的小院子里，只见院子里扔着老太太的尸首，喉部完全给割断了，大家刚想扶起尸首，头便掉落。尸身和头部全给割得血肉模糊——尸身尤其惨不忍睹，简直不成人形。

“截至目前，本案毫无线索可言。”

第二天，报上又登载了传讯有关人士的供词。

“宝兰，洗衣妇，供称认识死者母女已有三年。老太太和女儿似乎很和睦。说不出她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来源。据说有积蓄，但不雇佣人。看来整幢房子只有四楼摆着家具。

“皮埃尔，烟商，供称近四年来老太太一直向他零买烟





草。生在这一带地方，一向住在当地。死者母女在那幢房子里住了六年多。六年来，证人只见过母女俩五六回。她们完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——据说很有钱。很少见到有谁进屋。

“其他不少人，都是街坊，供词大致相仿。据说房子正面的百叶窗难得打开，后面的百叶窗一向关着，只有四楼的大后房开着窗。

“伊西陀尔，警察，供称清晨三点钟光景，人家请他到那幢房子去，只见门前有二三十人，正在设法推门进去。最后总算用刺刀撬开了门——不是用铁棍撬。喊声一阵阵传出来，门一撬开，才突然哑寂。好像是什么人，说不定不止一个，不胜痛苦地哀叫——声音又响又长，不是又短又急。证人领头上楼。走到头一层楼梯口，就听得见有两个人大声争吵的声音——一个粗声粗气，另一个尖声尖气——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。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，肯定不是女人的声音，听得清说的是‘真该死’和‘活见鬼’。尖声尖气的那个是外国人，不肯定是男是女，听不清在说什么，不过想来是西班牙语。

“亨利，邻居，银匠，供称随头一批人进屋。所供与警察大致相符。证人认为尖声尖气的那个是意大利人，肯定不是法国人。不敢说准是男人的声音，恐怕是女人的声音。证人不懂意大利语，听不清说的字眼，不过听腔调相信是意大利人。证人常与死者母女谈话，肯定尖声尖气的声音不是死者的。

“奥丹海梅尔，饭店老板。自愿前来作证。原籍荷兰，不会说法国话。证人是通过翻译受讯的。他路过屋子时，里面正在喊叫，有好几分钟，声音又长又响——阴森可怕，凄厉万分。随大家一起进屋。肯定尖声尖气的那个是男人——法国人，听不



清字眼，声音又响又急——乱七八糟——又气又怕，说是尖声尖气不如说刺耳贴切。粗声粗气的那人一再说‘真该死’、‘活见鬼’这两个词儿，还说过一句‘天哪’。

“米尼亚尔，银行家。八年前老太太在他银行里开了个户头，经常存些小笔款子，一直没取，临死前三天，才亲自将四千法郎款子全部提清。这笔钱付的是金币，由一个职员送上她家。

“阿道夫，银行职员。供称那一天，正午光景，他拿了四千法郎的金币，装成两袋，陪同老太太，送到她府上。大门一开，小姐就出来，从他手里接过一袋金币，老太太接过另一袋。他鞠了个躬，就告辞了。当时不见街上有人。这是条小街——非常冷僻。

“威廉·伯德，裁缝，供称随着大家一起进屋。是英国人，在巴黎住了两年。随着头一批人跑上楼。听见吵架的声音。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，听得出几个字眼，可现在记不全了，清清楚楚地听见‘真该死’和‘天哪’。那时还听见一阵声音，好像几个人在厮打——一种搔挖扭打的声音。尖声尖气的声音很响，肯定不是英国人的声音，听来是德国人的声音，大概是女人的声音。证人不懂德国话。

“上述八名证人又经传讯，供称这伙人搜到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寝室时，只见房门反锁，一切都寂然无声——没听见呻吟，也没听见任何声音。闯进门一看，杳无一人。寝室前后窗子全都关着，而且里面闩得严严实实。前房和后房当中的房门也关着，但没锁上。通向过道的前房房门锁着，钥匙插在里头。四楼，屋子正面，过道尽头，有间小房间，房门半开半



掩。里面堆满旧床、箱篋等杂物。这些东西都经过仔细搬移和搜查。这幢房子没有一寸地方不经过仔细搜查。所有烟囱也上上下下扫过。这幢房子有四层楼,上面还有阁楼。屋顶上有扇天窗,钉得严严实实——看上去多年没开过。从听到吵架声到闯进房间,这段时间有多久,八个证人各有各的说法。有的说三分钟,有的说五分钟。房门是花了不少力气才打开的。

“阿方索,殡仪馆老板,供称住在莫格街上,原籍西班牙。随着大家一起进屋。他胆小,并没上楼。只听到吵架的声音。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,听不清说什么。尖声尖气的那个是英国人——肯定没错。不懂英国话,是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。

“蒙塔尼,糖果店老板,供称随头一批人上楼。听见那几种声音。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,听得出几个字眼,说话的人听来是在劝告。听不清尖声尖气的那个在说些什么话,说得又快又乱。认为是俄国人的声音。证人是意大利人,从未跟俄国人谈过话。

“几名证人又经传讯,都一致证明四楼各个房间的烟囱都很窄小,容不下一个人出入。用扫帚把房子里所有烟囱管全都上下通过。房子里没有后楼梯,大家上楼时,没人可以趁机溜下楼。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牢牢嵌在烟囱里,四五个人一齐使劲,才拖出来。

“保罗·迪马,医生,供称拂晓光景,给请去验尸。当时两具尸体停放在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那间寝室里,横在床架的布绷子上。小姐的尸首淤伤累累,擦伤的地方甚多。这些现象足以说明死者其实是给硬塞进去的。喉部伤势严重。颞



下还有深深的几道抓伤印子，还有一连几块青痕，显然是指痕。死者脸部完全变了形，眼珠突出。舌头有一部分咬穿了。心窝上发现一大块淤伤，分明是膝盖压的。医生认为小姐显然是被扼死，凶手人数不明。老太太的尸体残缺不全，支离破碎。右腿和右臂的骨头多少有点压碎。左胫骨碎得厉害，左肋骨也是如此。尸首遍体都是严重淤伤，完全变了色。不知这些伤痕从何而来。只有碰到一个力大无比的壮汉，猛力挥舞大木棒或粗铁棍，要不就是拖起一把椅子或任何又大又沉又钝的凶器，才会把人揍成这样。女人使用任何凶器，都不致打出这么重的伤来。证人看见死者时，已经身首异处，而且头颅碎得厉害。喉部分明为锋利凶器所割断——可能是剃刀。

“艾蒂安，外科医生，和迪马医生一起给请去验尸。所述与迪马医生供词及意见相符。

“另外还传讯了其他证人，但未获得重要线索。这件血案就种种细节而论，扑朔迷离，错综复杂，在巴黎是空前未有的奇案。警察当局茫无头绪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未找到。”

该报晚刊还刊载消息说：圣罗克区依然人心惶惶，大为骚动；那幢房子又经过仔细搜查，但毫无结果。阿道夫已遭逮捕关押，但并无丝毫证据足以定罪。

杜宾对这案子的进展特别感兴趣，尽管他什么话都没说，至少看来如此。阿道夫人狱消息发表以后，他才问我对这案子有什么看法。

我只能附和巴黎人的看法，认为这是件无头案，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找到凶手。

“咱们可千万不能光凭一项传讯结果来看待什么破案法

子。”杜宾道，“巴黎警察一向以聪明称道于世，其实不过是狡猾罢了。他们办起案来，只有目前采用的这种方法。尽管夸口有一大套办法，可是经常用得驴唇不对马嘴。他们办案的成绩虽然经常有惊人之笔，可这多半是靠卖力巴结。碰到这些长处起不了作用，计划就落了空。他们做起事来总是百折不挠。但他们看东西离得太近，反而歪曲事物真相。说不定有一两点他们看得特别清楚，可是这样，势必看不清问题的全部，有些事就此显得非常奥妙。其实，事实真相不会永远沉在井底。事实真相并不在我们钻的牛角尖里，而是在抬眼就望得见的地方。说到这两条人命，先深入调查一下，才可以拿出主意。去私访一番，倒也开心。……此外，阿道夫曾经替我效过劳，我可没忘情。咱们去亲眼看看现场。我认识警察厅葛厅长，他不会不放咱们进去的。”

我们获得了许可，就马上到莫格街去。

莫格街脏得不像样子。我们的寓所离这个区有老长一段路呢，所以赶到那儿，已经快近黄昏了。那幢房子倒一下子就找到了。这是幢普通的巴黎式房子。还没进门，我们就先走到街尽头，拐进一条胡同，再拐个弯，走到那幢房子的后面——这其间，杜宾专心一意地把那房子和左右前后的街面都细细查勘一番，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名堂。

我们折回原路，回到房子前面，按了门铃，出示证件，看守人员就放我们进去了。我们走上楼——走进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寝室，死者母女俩的尸首还停放在那里。房里很纷乱，照旧听其自然，丝毫未动，我看和《论坛报》的记载没什么出入。杜宾把一切东西都仔细查过——连被害人的尸体都没



放过,接着就走到别的房间里,后来又到庭子里。有个警察从头到尾陪着我们。查到天黑才离开现场。回家途中,我这位朋友顺便到一家日报馆去了一会儿。

回家以后,杜宾对我绝口不提这件人命案子。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,他才突然问我,在惨案现场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情况。

他口气里着重“特别”这个字眼,不知怎的,竟让我暗吃一惊。

“没,没什么特别的,”我说道,“至少,跟报上看到的记载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报上恐怕并没涉及本案那种惨绝人寰的恐怖性。”他答道,“不过,别去管那张报纸的无稽之谈吧。我看,这件疑案大家认为破不了,其理由倒应该看成容易破案——我说的是本案中那种超越常规的性质。由于表面上找不到动机——不是杀人的动机——而是杀人手段这么毒辣的动机,警察局竟被弄得一筹莫展。楼上只有被害的列士巴奈小姐,并没旁人,再说没有一条出路逃得上楼那伙人的眼睛,这两件事跟明明听到了争吵的声音,表面上看来完全矛盾,这点警察局也弄得莫名其妙。房里乱七八糟,死尸倒塞进烟囱里;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,惨不忍睹。官府办案的碰到这些情形,加上刚才提到过的原因,以及种种不必多提的情形,他们吹嘘的聪明自然施展不出,无能为力。他们犯了个大错误。他们把难得看见的事错当成奥妙透顶的事了。不过,如果要探求事实真相,只需打破常规,就可摸索出一条道理来。像咱们目前进行的查访工作,与其问‘出了什么事’,还不如问‘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

事’。老实说,这件疑案,我一下子就能解决,或者说已经解决了,我看作容易破,警察看作破不了,这恰恰成为对比。”

我暗吃一惊,默不作声地盯着他。

“我正在等着,”他望着房门,接下去说,“我正在等着一个人。这人也许不是这件惨案的凶犯,可是跟这次行凶一定有几分关系。这些罪行中惨无人道的一节恐怕跟他丝毫无关。但愿这个推测不错,因为全部破案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了。我在这房间里,无时无刻不在盼望那人光临。不错,他或许不会来;可是多半会来。要是来了,就少不得把他留下。这是手枪,咱们两个都知道到时候怎么使用。”

我拿了手枪,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,杜宾却径自说下去,声音虽然不高,那副腔调却是一般用来跟老远的人说话的,眼睛老是茫然望着墙上。

“大伙在楼梯上听到的吵架声音,不是那两个女人的,这点完全由证人证实了。”他说道,“咱们可以放心,不必怀疑老太太是不是先害死女儿,事后再自杀。我说到这件事,主要是为了说明凶杀的方法,因为老太太的力气不会那么大,要把她女儿的尸体塞在事后发现尸体的烟囱里,可绝对办不到;再说她自己也遍体鳞伤,人家决不会认为她是自杀。因此,凶杀这件事是第三者干的;第三者的声音呢,也就是大家所听见的吵架声。我们现在来谈谈证人的证词吧,不谈有关这些声音的全部供词,单谈那种供词中的特殊点。你看到有什么特殊的吗?”

我就说,证人一致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,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,或者,照其中一人说是刺耳的声音,那就



各有各的说法。

“那是证据，”杜宾道，“可不是证据的特殊点。你没看出什么特殊的地方。但这里头有一点值得注意。正如你所说，证人都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；在这问题上意见都一致。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，特殊点就来了，特殊点倒不在于意见不一致，而在于这些证人，无论是意大利人、英国人、西班牙人、荷兰人、法国人，一形容到那个声音，人人都说是外国人的声音。人人都肯定不是他们本国人的声音。没一个人把这声音比作他通晓的任何国家的语言——恰恰相反，法国人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声音，但他不懂西班牙语；荷兰人硬说是法国人的声音，可他不懂法国话，是通过翻译受讯的；英国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声音，但并不懂得德国话；西班牙人，肯定这是英国人的声音，可是他完全是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，因为他一点英国话都不懂；意大利人却以为是俄国人的声音，但从未跟俄国人谈过话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法国人跟头一个法国人说法又不同，他肯定那是意大利人的声音，可并不通晓那种语言，就像那个西班牙人一样，是根据说话的腔调判断的。瞧，当时那声音真是多么稀奇啊，看这种供词，能够证实那是哪种声音呢？这种声调，连欧洲五大区域的公民都没听惯，都会说那大概是亚洲人的声音——是非洲人的声音吧。在巴黎，亚洲人可没几个，非洲人也数得清。不过，先不去否定这种推论，现在只提出三点，请你注意：一个证人说这声音刺耳，还有两个证人说是又快又乱，没一个证人提到他听得出什么字——像什么字眼的声音。

“我不知道你听了我这番话，心里有什么谱；可是不瞒你



说,就凭供词上谈到粗声粗气和尖声尖气的这部分,便可作出合理的推论,这种推论完全足以令人产生疑问。根据这个疑问顺藤摸瓜,就可以进一步调查这件疑案。这是个什么疑问我暂时不说。只要你记住,我心里这个疑问完全有根有据,足以使我在搜查那间寝室时,对搜查方式和大致目标心里有个谱。

“现在就算咱们到了那间寝室。先找什么呢?凶手逃走的方法。行凶的是个有血有肉的,逃走时也不能化为一缕轻烟。咱们把凶手可能采取的逃走方法——加以研究吧。大伙上楼时,凶手明明在房里。警察已把四处地板、天花板和砖墙查看得一清二楚,没什么秘密出口逃得过他们的法眼。我亲自查了一下,果然没有秘密出口。两扇门全都锁得严严实实。烟囱呢,从头到尾容不下一只大猫。于是只好从窗子着手了。打前房窗口逃走,可逃不过街上一伙人的眼睛。因此,凶手一定是从后房窗口逃跑的。有两扇后窗,一扇没给家具堵住,完全看得见,里面是紧紧闩住的,就是使出浑身力气也休想拉得动,窗框上钻了个大钉眼,钉着一枚结实的钉子。另一扇窗子的下半扇,给笨重的床架一头紧紧抵住,遮得看不见,也同样钉着一枚钉子,哪怕用尽九牛二虎之力,也休想拉得起这扇窗。警察看了就完全相信出路不在这两个窗口上,因此,他们认为拔掉钉子打开窗子是多此一举。

“我的调查比较严密。我知道,凡是看来行不通的事情,证明的结果实际上未必如此。

“我从结果推溯原因,着手琢磨。凶手准是从这两扇窗子中的一扇逃走的。就算这样,凶手出去了可没法再从里面闩

